

國窖演義

凌淵 賈雲峰 編著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國窖演義

賈雲崧

著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客演義/凌淵 賈雲峰編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藝出版社. 2010. 1

ISBN 978-7-5321-3738-1

I. 國… II. ①凌…②賈… III. ①章回小說—中國—當代 IV. ①I247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0)第008503號

書名	國客演義
編著	凌淵 賈雲峰
統籌	鄭宗培
責任編輯	丁元昌
裝幀設計	居致琪
出版發行	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74號
電子信箱	slcm@public1.sta.net.cn
網址	www.slcm.com
經銷	新華書店
印刷	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規格	1/16 印張12.5
版次	2010年1月第2版 2010年1月第2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321-3738-1/1 · 2860
定價	380.00圓

目錄

-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大明朝天災引民變 | 舒承宗棄文中武舉 | | 一 |
| 第二回 | 裘知縣命喪造酒坊 | 高總兵慘敗假納降 | | 五 |
| 第三回 | 舒承宗赤膊擒高麐 | 張居正獻策解危難 | | 八 |
| 第四回 | 吳侍郎寶馬贈英才 | 舒承宗秦嶺得錦囊 | | 一二 |
| 第五回 | 武舉人辭官歸故鄉 | 董縣令設酒引風波 | | 一五 |
| 第六回 | 江陽人傾城迎英雄 | 舒承宗立志興故鄉 | | 一九 |
| 第七回 | 營溝頭舒氏設酒坊 | 老瓦片跪諫『舒聚源』 | | 二三 |
| 第八回 | 五渡溪黃泥築酒窖 | 龍泉井清冽成佳釀 | | 二七 |
| 第九回 | 『舒聚源』瓊漿醉江陽 | 萬曆年築窖奠基業 | | 三二 |
| 第十回 | 張居正邀啟舒承宗 | 『舒聚源』特製朝貢酒 | | 三六 |

第一回 大明朝天災引民變 舒承宗稟文中武舉

萬曆十年（一五八三年）春，明神宗朱翊鈞號令舉春耕大典，慶新政十年之功。禮部接旨，廣集天下美酒，以彰大明之復興，百姓之富庶。

大典之上，內閣首輔張居正，托病臨朝，獻美酒一壇，曰：此酒乃吾大明未啓之才所釀，始於吾朝元年，洞藏十年，與吾朝新政同源。今日特奉於吾皇，以陳酒之濃香，沐吾朝新政之功勳。乃親啓之，呈於萬曆。

萬曆大悅，迎之。但見其色通透清純，味香濃飄溢，爲世間之少見也。啓唇品之，清冽乾爽，入口即化，郁香悠長。贊曰：此乃人間極品，吾朝興隆之祥瑞也。賜百官嘗之，皆爲其陶醉贊服。

然，張居正卻含笑說得此酒之來歷，以助滿朝之興。

話說大明自洪武帝於應天立國至嘉靖帝登基，已一百五十年有餘。其間經『靖難之役』、遷都北京、『土木之變』，曆十一世興衰更替。至嘉靖晚期，因世宗沉迷修道煉丹，廿七載未曾親朝，致使皇權跌落，內閣掌政，紀綱頽墜，法度凌夷，帝國統治

之器分崩離析。官吏腐敗，苛稅繁重，天災頻發，民不聊生。南倭寇犯，北胡虜擾。內憂外患，大明之天下岌岌可危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（一五六六年）十二月，世宗駕崩，嚴黨倒臺，裕王朱載堉繼位，史稱穆宗，改元隆慶。隆慶帝宅心仁厚，心懷天下蒼生，體民之苦，憂國之危，推行仁政，以求修養生息。乃倚內閣高拱、陳以勤、張居正等大臣，革弊施新，諸舉措皆超前矣。

然，國之積弊尤深，民之怨憤甚切，官吏紛爭，貪污腐敗，搜刮民膏之風已成頑疾，不可除也。雖有國君柔仁之明，不世輔臣之謀，若治帝國龐大久病之軀，挽其衰傾之勢，回天乏術矣。

隆慶二年，天災頻發，數陝西震災尤甚。災之繁，致民家破人亡，流離失所，食無糧，穿無衣。所撥賑災銀糧，經各級官吏層層剝取，中飽私囊，賑濟不周，遂引起頻繁民變。

是年，陝西漢中府略陽縣先曆地震，後罹嘉陵江氾濫成災。民宅田地俱毀，人畜死傷無數。饑民遍野，無以安撫。略陽酒商魏長清率眾五百餘人起事，攻縣衙，

殺知縣。數日，聚流民數千人，向西安府躡之，意取關中，勢不可擋。

內閣接漢中府急報，著兵部遣大同副總兵高麐率精兵兩千南下，會同鳳翔府，漢中府守兵共平叛亂。另著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吳桂芳爲督軍。

高麐，河南新鄭人也，時任內閣首輔高拱之侄。自幼好武，喜兵法，嘉靖三十年武科進士。任副將，隨俞大猷部於東南抗倭中屢立戰功。倭患剿除，授鎮國將軍，遷大同副總兵駐守邊關。其人，性粗暴，好貪功，勇有餘，智不足。平日仰仗戰功，及叔之勢，爲人囂張跋扈，惟我獨尊。且貪酒色，嗜錢物。

高麐心懷必勝之念，揮師南下，與叛軍戰於鳳翔陳倉道，三戰而俱敗。所領兵卒，傷殘者居多，能戰者寥寥。絕望之際，欲把劍自刎。

忽聞有人高喊，高將軍萬萬不可！循聲而望，但見數十飛騎匆匆趕來，爲首者，乃一青衣武士，着官服，手持鑲銀銀槍，紅纓耀眼。

吳桂芳敏捷，上前力止高麐，喜曰：將軍且慢，漢中府援軍到矣！高麐聞此言，大振，抬眼望，只見那數十人一路飛馳而來，竟無阻攔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平谷聚集之流民皆讓道。

少頃，爲首青衣武士已至高廩殘部前，身著七品彪紋服，卻爲官府之人。高廩吳桂芳正在詫異，青衣武士翻身下馬，上前抱拳道，屬下漢中府斷事司略陽縣副斷事，江陽舒承宗救援來遲，望總兵降罪。

舒承宗者，巴地江陽人也。其祖世代爲農，其父舒浩之，入私塾，好詩書，屢試不中，年四十尚爲秀才。亦得郭懷玉傳人造酒術，釀得醇香曲酒，深藏地窖，每有文友來訪，必開懷暢飲。自耕，自釀，自歌，安得其樂矣。

嘉靖十九年（一五四〇年），因禮儀之爭流滇者川籍楊慎，奉獻檄入蜀，僑居江陽，遇浩之，共詩文，引爲友。翌年，浩之得子。楊慎賜名承宗，意爲秉承祖業，做一鄉野居士，詩賦滿腹，縱情山水，陶情冶志，不涉官場之意。

承宗初生，拒進奶食，雙拳緊握，大哭不止。鄉醫無治，實爲怪焉，家人爲其憂。然一聞酒香，遂止。滴酒於唇，乃笑而飲，複以數滴，安然入靜。遂每日必以酒代食。

兩歲能語，每聞詠詩者，必牙牙學語，複而誦之。楊慎聽聞，專訪之，贊曰：此

乃異人之象！尤爲歡喜，拜爲弟子，悉心授業，竟長居於江陽。常雲遊山水，飲酒排憂，離廟堂之遠憂其國，處鄉野之深憂其民，思國之心匿於酒，抱負之志抒於文，不達者，則獨善其身！

承宗五歲，能吟詩作文。十歲，雄辯於長者。語出無典，章法無規，然理不可駁。未入縣學，已名滿瀘州。讀書之余，尤好武，喜兵略。常以伴爲將，以牛羊爲卒，於山澗河谷之中操練之，樂不歸家。

十二歲，自請入試。其父憂思。進，以承宗之奇，必有可爲。然仕途險惡，名門之後，不世之士楊慎者，亦難自保，遑論平民。退，奇異之人，必負天之大任。其畢生求進，乃未遂，實爲恥。承宗若能秉其志，乃光宗耀祖之功。如若承宗不入仕，蝸居江陽彈丸之地，此乃扼天資，逆天意也。不定，乃見楊慎。慎曰：生無常，仕無定，人意，天意未可知。順應人性天時之運，爲上策矣。天地浩浩乎，人人皆可求其所欲，不可違也！

承宗恥笑眾人曰：滿腹才華尚敗者，乃庸才，不可鑒。爾等，垂垂老矣，安居一方，共詩賦，同飲酒，互吹捧聊以自慰尚可。立志成仁，憂國憂民，豈不貽笑大方？

第一回

言畢，大笑而去。眾人面面相覷，委實尷尬。楊慎面露憂慮，搖頭歎曰，血氣方剛者，正如吾當年之勇，挫之，終會自省矣！遂離蜀歸滇。

是年，承宗微醉入試，頃刻成就策論一篇，竟居江陽縣秀才之榜首。眾人譁然，奔走相告，傳爲文星。承宗尤爲得意。翌年，逢鄉試，承宗欣然前往入試，勢在必得，然未第。承宗不爲然，複苦讀。三年，複入試，仍未第。承宗頓頽，整日閉門不出，飲酒賦詩，徹夜攻讀，不與外界往來。

複三年，入試，亦落第。屢屢滿志而出，屢屢落魄而歸，十年科考，渾如夢遊。

絕望之際，於沱江遇略陽酒商魏長清，志氣相投，義結金蘭。同匿於「醉翁洞」，授其武略，寒暑兩年，終得武舉，遣略陽任副斷事之職。

略陽縣，地處巴蜀秦嶺接壤處，屬嘉陵江域，青山聳立，綠水環繞，卻爲秀麗之地。除卻偷盜者，實無戰事，設有軍營，爲防甘南、蜀地一帶蠻族滋擾。舒承宗到任，雖爲閒職，亦忠職守責，整日操練士卒，以期他日趕赴疆場。

六年後之嘉陵江畔，因氾濫之江水，受苦之百姓，一心愛國，然難全壯志，傳授兵法於舒承宗，望其秉承畢生夙願之魏長清，卻揭竿而起，引領流民殺縣衙，攻地掠

城，直逼西安府，並一舉挫敗平亂之統帥高麐。

忠國乎，盡義乎？初遇戰事者舒承宗將如何應對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裴知縣命喪造酒坊 高總兵慘敗假納降

話說舒承宗中得武舉，遷略陽縣任副斷事，擔防務。然此地無戰事，文武兼備者舒承宗，屈才於市井潑皮偷雞摸狗之事，嚴軍善民，未曾懈怠。暇餘，便與那義兄魏長清相約，把酒洩憤，賦歌撫琴，切磋武藝，倒也逍遙快活。

此去六年有餘。魏長清「江陵酒坊」日趨興旺，居略陽首賈，卻惶惶終日，不得坦然於世，酒務全賴夥計。舒承宗不以戰戎爲功，不以顯達爲攜，蝸居一隅，政事疏，仕途阻。

略陽知縣者，裴玉德，乃貪財好功之人。初上任，不勤政，結名門，廣斂財。恰逢其母壽，略陽境內望族，商賈，豪紳皆受其邀，敬獻壽禮，惟不見酒業巨頭「江陵酒坊」。

魏長清乃前朝武進士，與楊繼盛交好。楊繼盛死劾嚴嵩，獲刑致死。魏長清欲刺嚴嵩以仇，敗之，乃棄官而逃，嚴嵩密令以緝之。魏長清隱於略陽，化做酒商以欲事。

裘玉德察其底，以緝魏長清之名，羈押酒工夥計數十人，入獄刑逼。複私轉酒坊於其胞弟，以苛稅之名廣積糧，以朝貢之義豐產酒。縣內諸酒坊悉數封閉，惟存江陵。限外酒入內而許江陵流外，懲酒商走私，倡百姓每餐必酒之風。如此，裘玉德財源廣進，稅賦通暢。觀略陽境內，民怨四起，苦不聊生。

隆慶二年夏，略陽遭地震，房屋坍塌，人畜傷亡無數。朝廷賑災之糧物，歸於江陵酒坊者數衆，濟於民者甚少。是年秋，嘉陵江氾濫，洪水肆虐，瘟疫橫行，百姓住無所，食無糧，醫無藥，屍橫遍野，慘不忍睹。

裘玉德以飲酒可防治瘟疫傷寒爲方高抬酒價。百姓爲求生，賤賣僅剩家產以求酒水。舒承宗與之論，上表漢中府，不得終，反遭誹，責其率軍築堤壩，安災民。舒承宗不忍民之疾苦，與將士商議，施軍糧於災民。裘玉德聞之，密報知府，知府與之通，以擅挪軍糧，聚眾謀事，賑災不力之罪緝捕舒承宗，羈入獄。

彼時魏長清正匿身於秦嶺，聞之曰：「國之如此，忠又何堪，孰不可忍！」乃招綠林好友數十，趕赴略陽。沿途聚集流民，燒埋屍體，劫富濟災。數日後，數千人圍於江陵酒坊求糧。

裘玉德領兵欲殲之，魏長清憤而起，擒殺裘玉德，開糧倉，分食於民。然瘟疫不得控，染者日眾。略陽之地已不可留，魏長清得鄉民共薦爲首，遂率眾向關中挺進，以求安全之地保眾人之命。然沿途屢遭官兵阻，造反之實已立，無從辯也，惟以武力屈之，方可保隨眾之安危。

這便有了高麇奉命率軍平亂，與魏長清激戰於陳倉道之事。

高麇聽罷承宗之職，乃怒斥道，爾身爲略陽副斷事，擔防務，領俸祿，卻交結叛民，縱其殺知縣，肆意橫行千里，一路攻城掠池，屠吾大明將士無數。爾以帶罪之身，率區區十幾騎前來增援，豈不貽笑大方！

舒承宗拱手曰，屬下知罪。此乃事出有因，流民忤逆時，吾遭賊人誣陷，身陷牢獄，軍命難行，方爲叛民爲所欲爲，吾難辭其咎。

吳桂芳曰，眼下破敵解困爲先，功過是非後議。舒斷事可有破敵之策？舒承宗曰，此戰可不攻自破。高麇聞此言，如遭羞辱，藐之曰，敵前豈可兒戲，竟敢口出狂言。吳桂芳曰，總兵息怒，不妨悉聽舒斷事良策？

舒承宗曰，那叛民首領魏長清，原爲邊關護邦將士，忠國勇猛，屢立戰功。因事端遭陷，貶爲庶民，後落足略陽以釀酒爲生。複與朝堂中人存間隙，遭通緝，終日流匿。此人懷報國壯志，屢遭誣斥終不改，年近花甲而不殞，卻難有殺敵報國之途。

高慶冷笑曰，爾休胡言，聚眾叛亂，殺吾將士，乃其報國之志，忠國之途耳！舒承宗曰，此人並無叛亂之心，其積聚流民流竄，只爲謀安身立命之地。略陽現已瘟疫肆虐，屍橫遍野，幾近無人，如若留守，無一人可存矣。若好言勸之，不咎其罪，安置流民於妥善，予之衣食住所醫藥，便可化干戈爲玉帛。

高慶仰天大笑，聞所未聞也，吾大明刑律，忤逆者滅九族，對此等頑冥不化之劣民，殺無赦。吾寧自刎，亦休得與之談判。倘若如爾所言，吾大明王朝國威何在，何以立國於萬邦？

舒承宗面露難色，曰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今吾等劣勢，如若頑抗，惟玉石俱焚，如若平亂，惟有此法可行。望總兵三思！

恰此時，忽聞陳倉道殺聲四起，複見探馬來報，稱叛民聚而攻之。高慶驚，抬眼望，四周流民猛如潮水，向其丟盔棄甲，慘敗盤踞之地挺進。

那高麇部，能戰者尚不足千人，臨流民之勢，皆恐慌無紀。高麇見狀，乃翻身上馬，長戟在手，欲督戰，只覺箭鏃直奔腦門，慌忙躲避不及，跌落馬下，雖保得性命，卻被那利箭擊落頭盔，長髮凌亂，狼狽不堪。

那魏長清駕黑驃一匹，橫衝直撞，所向披靡，亦不報姓名，直奔高麇而來，生擒之。曰：吾等無意與朝廷頑抗，乃事出有因，命之所逼，盼吳侍郎上表，望吾大明王朝，以公理服天下之心，以公心撫天下之怨。如若不究民變之根源，只顧出兵殺伐，必將殃及大明根本。如若朝堂能體察吾等貧民之心，給予安身之所，吾等定力效朝廷，不負聖恩！乃飛馳而去。

高麇部見主將被俘，軍旗已倒，皆不戰而退。流民亦緩退之，向山頭集結。

吳桂芳清點士卒，死者數十，傷者數百，能戰者不足五百。乃下令撤離陳倉道，於谷地外安營紮寨。複八百里加急，上表內閣，求以懷柔之策，安撫流民。不日，漢中府一萬援兵至。

吳桂芳不力戰，苦思著，乃采舒承宗納降之策，前往魏長清陣營，表其意。魏長清曰：滋事之罪，有吾獨擔，願赴皇城領罪。但求無過於數千百姓，賜予生計。乃與